

著名學文界世

育教的愛

著 斯 米 契 愛
譯 英 施



967

62 點 小 引

愛的教育作者亞米契斯 (Famondo de Amicis)，作品介紹到我國來，雖然只有開明版愛的教育和龍虎版的學校二書，可是這一本不朽的小說，已足令無數的少年讀者，神往於書中的環境。他在一八四六年，生於意大利的歐乃利亞 (Oneglia) 地方，青年時代，在陸軍學校裏讀書，畢業後投筆從戎，曾經幾度參加過戰役，爲祖國立下不少的功勞。意大利復國統一，他也是熱心推動的一員。那時他投稿於雜誌，文章頗博讀者的歡迎。不久離開原來的職務，做了雜誌的編輯。從此他決意將自己的一生，供獻於文學的女神之前。他先後寫過不少的散文、詩歌和小說，在他的筆下，吸引了許多的讀者。尤其是愛的教育一書，使意大利的孩子，喚起了高尚的情緒和愛國的精神，稱譽至今未衰。在著作愛的教育時，他還是熱烈的愛國主義者，晚年漫遊新大陸，目擊那裏經濟的情形，再加上他素來悲天憫人的思想，他變成了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因此最後的幾本小說，渲染了幾許社會主義的色彩。一九〇八年，亞氏病故於波地拉，可是他的名字，永遠在「神曲詩人」的國家裏輝耀着。

本書是日記體裁，以一個意大利小學生爲主角。那個小學生，名字叫做恩利科，生在中等的家庭裏。父親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工程師，母親是一個典型的賢妻良母；還有姊姊茜維亞，也是一個溫靜優美的

姑娘。一家融融洩洩，浸在和愛的空氣裏。非常快樂。在學校裏，恩利科的級友中，有見義勇爲的加倫，品學兼優的代羅先，矯健勤勞的柯萊謬，銅臭善賈的卡洛飛，駝背可憐的奈立。還有熱心教育的老師，愛學校如家庭，愛學生如子弟，非但教他們怎樣讀書，還教他們怎樣做人。因此他受教育的地方，真不愧是理想的樂園。一切崇高偉大的思想，都在這個學校中，潛移默化。他們的老師，每一個月，總將一個有犧牲精神的故事，講給他們聽。這些故事，說的全是一班勇敢高尚的少年，怎樣的愛家庭，愛國家，愛人類。如少年騰寫生，寫的爲一家而筆耕的孩子，聯華公司的電影小天使，就是取材於此。其他像爸爸的看護者，羅馬格那的血長途尋母記，讀了這些，不僅要教少年朋友感動，就是略有心腸的成人，也要因之而流淚吧。恩利科在這學校裏，遊息藏修，讀了一年書，飽聆高貴的教訓。暑假近了，他的父親，忽然因爲工作的關係，要調到別處去。恩利科無法再留，只好對於母校，老師，和同學們，戀戀不捨地道過再會，作了暫時的小別。本書也在這餘音裊裊裏告終了。

本書的作者，以柔和的筆調，純潔的思想，寫出這偉大的作品。他所要叫徹人間的，是無所不愛的博愛。可是他並不是無聊的說教者，絮絮令人生厭，世界上不知道有若干少年和成人，給這本書陶融着。譯者也是其中的一個。這次的重譯，是從英文本轉譯的。我想，經過兩國文字的轉換，也許有損於原文的流利。讀者若能於這粗糙的譯文中，感到作者親切的氣息，那末這工作也不是徒勞了。至於本書的名字，意大利原文是(Come)，乃「心」的意思，又有一個小標題叫「一個意大利小學三年級生的日記。」這書名在翻譯

時，頗費周折。採用前者，意義太模糊而費解，不合少年讀物的標準；採用後者，又嫌嚕噀而不切實際了。文壇先進夏丏尊先生初譯此書，載於東方雜誌，用愛的教育一名，確乎是畫龍點睛的筆法。而且這名字已爲中國少年讀者所熟知，本書也就借用夏先生的譯名了。

施
瑛

目次

十月

開學日	十七日星期一	一
我們的老師	十八日星期二	三
不幸的意外	二十一日星期五	四
加拉別利亞的學生	二十二日星期六	五
同級的朋友	二十五日星期二	七
義勇的行爲	二十六日星期三	八
我二年級的女先生	二十七日星期四	一〇
貧民窟	二十八日星期五	一一
學校	二十八日星期五	一三
小小的愛國英雄（每月故事）	二十九日星期六	一四
掃煙囪的人	十一月一日星期二	一六
慎終節	二日星期三	一八

十一月

我友加倫	四日星期五	二一
賣炭者和紳士	七日星期一	二二
弟弟的女先生	十日星期四	二四
我的母親	十日星期日	二六
我友柯來第	十三日星期日	二七
校長先生	十八日星期五	三〇
軍隊	二十二日星期二	三二
奈立的保鏢	二十三日星期三	三四
級長	二十五日星期五	三五
倫巴地的小偵探（每月故事）	二十六日星期六	三七
窮人	二十九日星期二	四二

十二月

做買賣的	一日星期四	四五
虛榮心	五日星期一	四六

一月

初次的下雪.....	十日星期六.....	四八
小石匠.....	十一日星期日.....	四九
雪球.....	十六日星期五.....	五一
女先生.....	十七日星期六.....	五三
受傷的老人.....	十八日星期日.....	五五
少年謄寫生（每月故事）.....		五六
毅力.....	二十八日星期三.....	六三
感恩.....	三十一日星期六.....	六四
助教師.....	四日星期三.....	六七
施帶伙的圖書室.....		六八
鐵匠的兒子.....		七〇
快樂的訪問.....	十二日星期四.....	七一
維多利亞愛麥虞限王的奉安典禮.....	十七日星期二.....	七三
弗蘭第被斥退.....	二十一日星期六.....	七四
小鼓手（每月故事）.....		七六

二月

愛國·····	二十四日星期二·····	八三
妬忌心·····	二十五日星期三·····	八四
弗蘭第的母親·····	二十八日星期六·····	八六
希望·····	二十九日星期日·····	八七
賞牌的授與·····	四日星期六·····	九一
堅決·····	五日星期日·····	九三
玩具的火車·····	十日星期五·····	九四
驕傲·····	十一日星期六·····	九六
工人的受傷·····	十五日星期三·····	九八
囚犯·····	十七日星期五·····	九九
爸爸的看護者（每月故事）·····	·····	一〇二
鐵廠·····	十八日星期六·····	一一〇
小小的賣藝者·····	二十日星期一·····	一一二
嘉年華會的末日·····	二十一日星期二·····	一一六
盲童·····	二十四日星期五·····	一一八

病中的老師·····	二十五日星期六·····	一二三
路上·····	二十五日星期六·····	一二五

三月

夜校·····	二日星期四·····	一二七
爭鬭·····	五日星期日·····	一二九
學生的家長·····	六日星期一·····	一三〇
七十八號犯人·····	八日星期三·····	一三二
死亡的孩子·····	十三日星期一·····	一三四
三月十四日的前夜·····	·····	一三五
給獎式·····	十四日星期二·····	一三七
口角·····	二十日星期一·····	一四一
我的姊姊·····	二十四日星期五·····	一四二
羅馬格那的血（每月故事）·····	·····	一四四
病牀中的小石匠·····	二十八日星期二·····	一五一
加富爾伯爵·····	二十九日星期三·····	一五三

四月

春.....	一日星期六.....	一五七
父勃托王.....	三日星期一.....	一五八
幼稚園.....	四日星期二.....	一六三
健身操.....	五日星期三.....	一六六
父親的先生.....	十一日星期二.....	一六八
病愈.....	二十日星期四.....	一七七
工人中的朋友.....	二十日星期四.....	一七九
加倫的母親.....	二十八日星期五.....	一八〇
寇賽貝瑪志尼.....	二十九日星期六.....	一八一
受勳章的少年（每月故事）.....		一八三

五月

畸形兒.....	五日星期五.....	一八七
犧牲.....	九日星期二.....	一八八
火災.....	十一日星期四.....	一九〇
長途尋母記（每月故事）.....		一九四
夏.....	二十四日星期三.....	一二三

詩意的環境	二二四
蟹啞	二二六

六月

加里波的將軍	二三五
陸軍檢閱	二三六
意大利	二三七
九十度的炎暑	二三八
我的父親	二四〇
在鄉村	二四一
工人的給獎典禮	二四四
逝世的女先生	二四六
感謝	二四八
難船（最後的每月故事）	二四九

七月

母親的結語	二五七
-------	-----

試驗·····	四日星期二·····	二五八
最後的試驗·····	七日星期五·····	二六〇
再會·····	十日星期一·····	二六二

十月

開學日

十七日 星期一

今天開學了，在鄉間的三個月，過得像夢一樣，現在又回到了這都林（Turin）的學校裏。早晨母親送我進學校的時候，我的心對鄉間還留戀不捨呢。現在都林的街上，無論每條街道，都充滿着學校的學生們；學生的父兄們，都擁擠在書店的門口，在那裏購買筆記簿書包一類的東西。校役和警察都拚命地想在人叢中分出一條路來。我到了校門口，覺得有人在搭我的肩頭，原來是我三年級時候的老師，他有卷曲的紅頭髮，快活的面貌。他向我說：

『我們永遠不能在一起了！恩利科（Enrico）是嗎？』

這事我早已知道了，可是現在被先生這樣一說，我卻難過得很。我們好容易地到了裏面，看見許多夫人、紳士、普通婦人、職工、官吏、修道女、奴僕，他們都一手拉了孩子，一手拿了成績簿，擁擠在會客室或樓梯邊，嘈雜得好像進了戲館裏。我重新看這大招待室（Entertainment room）的屋子，非常高興，因為我這三年來，每天到教室裏去，總要穿過這屋子。那時我在二年級時候的女先生看見了我，她說：

『恩利科，從現在起，你要到樓上去上課，不再走過我的教室了！』

她說着，依戀地看着我。校長先生被女人們圍繞着，頭髮好像比以前白了一點。學生們也像比暑假以前，強大了許多。那些才來入一年級的小學生，不顧到教室裏去，倔強得像驢馬一樣，勉強拉了他們進去，有幾個仍舊逃出，有幾個因為找不着爸和媽，便哭了起來，他們的爸媽祇好重新回進去，對他們誘騙或叱罵，老師們也弄得沒有法子想。

我的弟弟被編入在女先生黛卡蒂（Delcatti）所教的一組裏，上午十點鐘，大家進了教室，我們級裏一共有五十五人。其中十五六個人是從三年級一同升上來的。常得優等獎的代羅先（Deppari）也在裏面。我每想起在暑假中遊得盡興的山林，便以為學校裏悶得生厭。又憶起在三年級時候的老師來：他是常常對我們笑着的好先生，樣子和我們差不多大。現在他那紅而卷曲的頭髮，已不能再看見，自然有點難過。我們四年級的先生，是身材高長，沒有鬚鬚，留着灰白的長髮，額上滿佈皺紋，用大聲說話，他釘着的眼光挨次看我們，好像要透到我們的心裏似的，臉上沒有笑容。我想：

『唉！總算過了一天，還有九個月呢！平常要用功，月底要考試，多麼討厭啊！』

一走出教室，恨不得就看見母親，飛跑到她的面前去，吻着她的手。她說：

『恩利科啊！你要用心！我也和你大家用功可好！』

我快樂地回家去，可是爲了三年級時那位又慈愛又快活的先生已不教我們，好像學校也不如以前

的有趣了。

我們的老師

十八日 星期二

從今天起，我們感到現在的老師也可愛起來。我們進教室去的時候，他已在位上坐着。他上學年所教過的學生們，都從門口探進頭來，和他招呼；大家說着：『老師，晨好！』『配保尼（Perboni）先生，早安！』也有幾個走進教室來，和老師匆忙地握了手就出去的。從這裏看得出大家都敬愛這位老師，今年還想請他上課。老師也說着『早安！』一邊去拉學生所伸着的手，卻是不去看他們的臉。老師和他們招呼的時候，雖然也有笑着，眉尖一皺，臉就板起來，並且把臉向着窗外，凝望着對面的屋頂，彷彿以爲他和學生們招呼是痛苦的事。完了以後，老師又把我們一一地注視，叫我們默寫，自己在桌位間走着。他看見一個臉上生紅粒的學生，就停止默寫，兩手捧了他的頭查看，又用手去摸他的額上，問他有沒有發熱。這時老師後面有一個學生，乘着老師不看見，立在椅子上玩起把戲來，恰巧老師回過頭去，那學生就連忙坐下，低下頭預備挨罵，但是老師只把手按在他的頭上，說：『下次別再這樣吧。』並不責罰他。

默寫完了以後，老師沈默地看了我們一會，才用了緩慢粗大而親切的聲音對我們說：

『大家聽我！我們從此有一年，同在一起，讓我們好好地過這一年吧！大家要用力，要守規矩。我沒有一個別的家屬，你們就是我的孩子，前年我還有母親，自從她死了以後，我全然只有自己一個人。世界上除了

你們，我沒有別的親愛的人。你們就是我的孩子，我愛你們，請你們也和我做伴。我不願責罰你們中任何一個，請將你們的真心給我看！請你們全級像一家庭，使我安慰，使我光榮！現在我並不是想你們嘴裏答應我，我知道你們一定已在心裏答應我「願意」了。我感謝你們。」

這時校役來通知下課，我們都靜靜地走出去。方才那個跳上椅子的學生，走到老師的面前，戰抖抖地說：『老師！饒了我這次不應該做的事！』老師吻着他的額，說：『好孩子！快回去！』

不幸的意外

二十一日 星期五

本學年開始就發生了不幸的意外。今晨我和父親到學校去，一邊談着老師所說的話。忽然看見路上的人擁擠地奔入校門去。父親就說：

『大概有了甚麼意外的事情了！正開學的時候，真不湊巧！』

好容易我們走進了學校，大房子裏擠滿了人，都是孩子和孩子們的家屬。聽見他談着：『可憐啊！羅佩第（Robert）！』從簇集的人頭中，望到警察的帽子和校長先生光禿禿的頭。接着又走進來一位戴着高冠的紳士，大家說『醫生來了！』父親問一位：『究竟是什麼事？』他回答說：『被車子軋壞了！』又一位說：『腳骨壓碎了！』原來，這羅佩第是二年級的學生，上學來的時候，路上有一個一年級的小學生，忽然離了母親的手，倒在街路上。這時，街車正向他倒下的地方開過來，羅佩第眼見這小孩要被車子軋着，便勇敢地

跳過去，把他拖開，不料因為來不及拖出自己的腳，自己反被車子軋傷了。羅佩第是個礮兵軍官的兒子。大家正在紛紛地敘述這些話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婦人發狂地趕來，從人堆裏掙扎着進來，他就是羅佩第的母親。同時又有一個另外的婦人跑攏去，抱了羅佩第的母親的頭頸啜泣。這就是被救出的小孩的母親。兩個婦人向屋裏跑去，我們在外邊可以聽到她們哭叫着：「啊！嘉略（Gallo）呀！我的孩子呀！」

立刻，有一輛馬車來到校門口停下，校長先生抱了羅佩第出來。羅佩第頭伏在校長先生的肩上，臉色蒼白，眼睛閉着。大家都靜默了，羅佩第母親的哭聲也可以聽得到。那時，校長先生將抱在手裏勇敢的傷人給大家看，父兄們，學生們，老師們，都齊聲說：「羅佩第！好勇敢！可憐的孩子！」在他近旁的人，更去吻羅佩第的手。這時羅佩第張開眼睛說：「我的書包呢？」那被救的孩子的母親，拿書包給他看，一邊流淚說：「讓我拿了吧，讓我給你拿去吧。」羅佩第的母親，臉上現出微笑來。於是大家出了門，精細地把羅佩第載入馬車，馬車就慢慢地開動，我們都默默地走上去上課。

加拉別利亞的學生

二十二日 星期六

昨天午後，老師告訴我們，羅佩第已成了必須拄杖才能行走的人。正說的時候，校長先生忽然領了一個陌生的孩子進教室來。這是一個皮膚黑色、濃髮、大眼睛眉毛濃黑的孩子。校長先生將這小孩交給老師，又低聲地和老師說了幾句話，便出去了。孩子用他黑大的眼光，望着屋裏的一切，老師攤了他的手，向着我